

成为女神，成为自己，你的人生，你来领舞

领

Lead Dancer 谭梅

舞



領

Lead Dancer 譚梅

舞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People's Oriental Publishing & Media
 东方出版社
The Orient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领舞 / 谭梅著. --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5.12
ISBN 978-7-5060-8845-9

I . ①领… II . ①谭… III . ①谭梅 - 自传 IV .
①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1533 号

领 舞
(LINGWU)

作 者: 谭 梅
产品经理: 刘晓立
责任编辑: 张 旭 刘晓立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: 100706
印 刷: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49000 册
开 本: 72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: 18.25
字 数: 235 千字
书 号: 978-7-5060-8845-9
定 价: 46.80 元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123







推荐序 | 最好的时光

□朱军

博尔赫斯曾经写道：“时间有两种：与你在一起的时间和与你分离的时间。”

初相遇时，谭梅还是个小姑娘。生为跳舞的女孩，她吃得少，我总开玩笑说：“像喂只猫儿一样就把她‘养’大了。”纵使这些年，她不断进阶，成为聪慧的妻子，勇敢的母亲，负责任、有担当的校长，但在我心底深处，总有一幅她少女时期的剪影映在那里，不曾更易，不理光阴。

家里的“小姑娘”要出书了，我是当仁不让的作序人。

从恋爱到结婚，我们一直处在部队和家庭的双重庇护之下。恋爱受到部队特许，朱家就在军区大院，她每天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练好舞蹈，下了课，回到家，桌上的饭菜飘着热气，亲人的关怀就在耳边。大家族的保护层把风风雨雨遮挡在外，她无须考虑太多，我们的欢聚时光轻松而甜蜜。

新婚不久，分离的时刻到了。我离开兰州，赴北京打拼。预想之中的难舍难分并未上演，她非但没有拖住我的后腿，还在我背上插了一对翅膀：“你好了，我就好了。”

两地分居，适逢朱家也从大院搬出。我们的小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，她娘家远在西安，要回婆家还得先在公共汽车上颠簸近一个小时。吃饭要去食堂了，衣服必须自己洗了，她在软化消融的保护层下慢慢坚强起来了。

坚韧的她考取“军艺”，终于到了北京，可我们居无定所，恨不得一

个月搬一次家。那时没有什么家当，拎起两个箱子就走，每天早上睁开眼睛，今天是招待所的天花板，明天是小公寓里浆皮剥落的一堵墙。

那时的“在一起”，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相互关照。她在“军艺”上着学，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团聚。当时我们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，质量特别棒，直到现在还能用。有时我一琢磨，她每次回家，守着洗衣机的时间比守着我的时间还长。她异常刻苦，每逢考试、比赛，她一回家就直奔洗衣机，洗完衣服又赶回学校排练去了。

相聚的时光虽然仓促，心灵的慰藉却无比深远。她来之前，我一个人漂在北京，有一次，和同事们经过北京站东南角，看到一栋四五层的小楼，红屋顶，很漂亮，我脱口而出：“这个房子好，什么时候我能住到这儿来啊。”

嘲笑声立马就涌了过来：“你想什么呢？做梦吧。”

她来了，我不再孤独。我和她搭起荫棚，小心护住每一个被嘲笑之梦，正是这些共同的愿景，支撑着我们风雨兼程。

许多声音都说：“家庭生活是需要经营的。”我不同意。人走出家门要穿衣服，也要给言语、行为披上一层外套，我们或多或少要带着掩体去经营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这理所当然。但如果在家还不能放松，还要去刻意经营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不经营不等于不经心，我们家的关键词是彼此理解，给对方充裕的空间。我和她，无论彼此做出怎样的决定，只要没有触及原则，都会相互尊重。

譬如她要开办八八空间，一个从小到大只当过小组长的人，倏然要去管理一间学校。我心疼她，不想让她出去受累，可她决心已定。于是我耳边响起当年她那句：“你好了，我就好了。”我想大概是时候回应一句：“你快乐，我就快乐。”

从艺术家到企业家，她直到现在还在学习，也在进步。八八空间的良好发展，远远超出我的预设。最初一两年，我每天都做好她“干不下去”的心理准备，随时预备打开家门，迎接我的“小姑娘”回家。可转眼间她已经做了将近十年，八八空间有声有色，她也成为不少人口中的“谭董”。

我是个西北“大男人”，当我心中的“小姑娘”也要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位“大女人”的时候，我难免五味杂陈。从前，她撒撒娇，耍耍脾气，我可以笑笑就过去了，但现在，有时她闹情绪，我脑海里可能立马蹦出一行冒着火花的话：“怎么，你在家还要做董事长吗？”

好在这些年，我们早已达成了默契：天大的事，只要是家里的事，两口子的话，就不是事，也不应该是事。如果夫妻之间还要计较，那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

在她最美的年华，我将她揽入怀中，此后再没放开。曾有人问：“二十多年了，你们的爱情还在不在？”我则反问：“你觉得爱情是什么？”

如果爱情就像马拉松，有人觉得起点处激情澎湃的爱情最浓烈，我却偏爱在终点撞线的爱情。在我看来，真正的爱情与激情不同，是两个人牵手一生，直到没有任何欲求，只想相依为命；不再为生活琐事烦心，不再为世俗羁绊劳神，激情褪去，细水长流，只有你，只有我，相依相伴走到最后。等到走路颤颤巍巍，过马路顾左不顾右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左眼，我是你的右眼，那才叫爱情——我们的爱情过去了？我们的爱情还没来呢！等它到来，那将是我们最好的时光。





目录 CONTENTS

推荐序 | 最好的时光 朱军 / 001

总 启 | 和我一起跳舞 / 001

第一章 | 脚尖处有大文艺 / 011

第二章 | 人生时时需独舞 / 051

第三章 | 可以改变姿态，决不改变方向 / 087



目 录
CONTENTS



第四章 | 与其沉默，不如跳舞 / 121

第五章 | 保持童心，就是捍卫初心 / 163

第六章 | 艺术社：让空间大于时间 / 209

第七章 | 我与他的双人舞：平衡只是动态 / 233

附 录 | 谭梅和她的朋友们 / 267



总启 | 和我一起跳舞

光影烂漫，音乐悠然，亲爱的你，请沿着心愿长廊，追逐着光，驾临我的空间，和我一起跳舞。

L E A D D A N C E R





秋刀鱼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，而我竟然在衣柜深处翻出了一条保质二十年的裙子。

裙子有没有过期，主要取决于女主人的身材有没有走形。我轻松套下这件时隔二十年合体依旧的裙装，似是显摆，又像示威，在朱军面前来了一个标准的芭蕾小跳，老公则回报了一眼漫长的“不屑”。

二十年前的款式也许无以穿出家门，毕竟它不是奥黛丽·赫本那件永不过时的小黑裙。对我而言，这裙子更像是一面锦旗，用金线绣着这样几个大字：恭喜你，暂时逃过一劫。

岁月是把杀猪刀，能够在刀下幸免于难，只因我是一个跳舞的女人。三十载习舞生涯里，我是舞蹈虔诚的信徒。而永久的美丽带来终极的便利，便是舞蹈赐予我的福报。

如果说女人的成长是一场美丽的疼痛，那么女人的智慧则是在疼痛中美丽地起舞。跳舞的女人更乐于直面、接受甚至迷恋疼痛。像蒲草一般柔韧，是舞者应对生命的姿态。

和我一起跳舞，这是我的邀约，更是我的祈祷。

和我一起跳舞，可爱的孩子——

安塞尔·亚当斯说过比诗更美的一句话：“我们不只是用相机拍照，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、听过的音乐、爱

过的人。”

作为舞蹈教育工作者，我想在一舞之间教给孩子们，不只是身姿和舞步，更有我带到舞蹈中去的所有我走过的路、尝过的苦、沐浴过的聚光灯和枯坐过的冷板凳。作为关爱他们的老师，我想领舞他们的人生，给予他们从生理到心理的多重培育。

每当小学员用呻吟甚至啜泣来表达他们对于耗腿拉筋的抗议，我不忍心却又不得不狠心。与他们即将在漫长人生里面临的考验相比，肉体上的疼痛不过是意志的最初试炼。关于舞者之痛，我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，而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则取材于我自己。

直到16岁，我才开始接受专业的舞蹈训练，住在一副基本已经定型的躯体里，却不得不把浑身筋骨像抻皮筋一样拉伸到像女童一般柔软。训练中，疼痛变成像呼吸一样无法停歇的事情，但为了跳舞，我愿意在撕裂般的痛苦中死去，再像浴火凤凰一样涅槃重生。那时的我像是一只蜷曲在茧里的绝望的蝶，终于赶在力气耗竭的前一秒咬开了坚硬的壳。

破茧化蝶，我成为一位专业舞者，而这一舞，便是三十年。无数为人父母的观众，观舞时或许喜欢向孩子喂上几勺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的心灵鸡汤，可我总觉得那台下功夫里日复一日的痛，局外人未必真的懂得。

舞者的美或许可以超越种族、国界、文化的沟壑而为全人类所共睹，但舞者的痛却注定只有舞者才懂。对疼痛的共情只能来自体验和经历，而不能来自想象力。

我懂得每一个学舞孩子的痛，但也深知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痛。成为舞者的前提是忍受痛苦与克制欲望，这样的历练对于商业时代的孩子们而言，来得不是太早，而是需要更早。脚掌擦地，才能够触摸艺术的质感：脚尖

踮起，才可以跟上时代的旋转。无论是否合理，但这就是真理。

和我一起跳舞，亲爱的朋友——

漫漫人间路，重要的是与谁同行，还是去向何处？萧红曾对着九十年前的长空抬起清澈的眼：“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，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。那些我将要见的人，都会成为我的朋友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远方，对我而言那是一座舞者的殿堂。幸运的是，我固守了这个方向，因此途中的每一处风景都让我适得其所，而每一位行人都能与我志同道合。我们都是舞者，在群舞中共同享受友情的亲厚和缘分的奇妙。

她们是我的战友：辣与酷是军中生活的基调，这两味佐料调剂出文艺兵的飒爽气魄。而我也在部队大环境的熏陶和战友们的感染之下，由青葱走向成熟。

生命中承上启下的那几年里，我们在最近的距离见证彼此的成长，打磨掉少女的骄纵，雕琢出女兵的英气。兼有军人的硬朗和舞者的柔情，便是我们身上最为相似的烙印。

她们是我的密友：我热爱生活，更感激命运，毕竟是生活和命运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：名媛，闺秀，更有一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。

社交场合，男士们往往借酒把话匣子打开，而我则通过舞蹈的话题邀别人走近我的世界。聊聊健身，谈谈跳舞，便因此结交了多位闺中密友。她们中的许多人将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却对自己的形貌疏于照料。她们夸赞我塑形有道，我便引领她们叩开舞蹈之门，帮她们在头脑高频运作之余，肢体也能艺术化地跃动。

她们还是你们，每一位亲爱的女性朋友：冰心说，世界上若没有女人，

这世界至少要减少十分之五的真、十分之六的善、十分之七的美。

美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，然而千万不能节省着用。美是舞者皈依的宿命，更是女人终生的功课。每一位女性朋友，不妨以求艺者精益求精的姿态去经营自己的身体和灵魂，即便不是舞者，也必定不做凡人。

和我一起跳舞，亲密的爱人——

有人说：“爱是真真切切的，有一天你会发现它，但它有一个大敌，就是生活。”对于这句话，我和朱军都不敢苟同。我们相信在真爱面前，生活无可奈何。

虽然我先于朱军登上过春晚的舞台，也曾做过影视演员，但无可置疑，朱军是比我“公众”得多的公众人物。多年以来，媒体在打量我时，多半把目光聚焦在“朱军夫人”的头衔上，而非我本人。

每当采访者把话筒伸向我，带着或艳羡、或玩味的眼神追问我与他相知相恋的每一处细节，在一次次重复的回答中我感觉自己俨然是在背诵别人的爱情故事。

我想，如果朱军是一本书，那么我无非是其中某个章节里的单元女主角。那个章节大概叫作“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”，我的角色设定是文静、美丽、善良、懂事，而人物评价大抵是“嫁得不错”。

我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，只是淡淡地觉得“可惜”：一方面，我和他的感情之路实在是过于平顺，被外人评价是男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部队支持，家人首肯，给不出什么诸如“王子与灰姑娘”式超越阶层身份勇敢追求真爱的故事，或是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式冲破家族阻碍热烈追寻幸福的故事。

或许是天生太合适，没经过什么惨烈的对抗或争取，我们就简简单单

地收获了真爱，因此我能讲述的只有稳稳的幸福，而非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——婚后打拼的那几年或许稍微振奋人心，然而也无非是浓缩了那年那月那一代“北漂”们的奋斗简史，在时隔二十年功成名就的今天提起来，显然颇有些无力了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老公太优秀，我们的感情故事便总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叙述。虽然我情愿头顶“名人之妻”的光环乐得自在，甘当他传记里的补充和注脚，但我们毕竟真真切切携手走过二十多年的时光，很遗憾，在那些满是阳刚之气的男性奋斗史里，烟火人间寻常光景中某些感性的瞬间和细腻的柔情，总是被匆匆忙忙地省略了。

这一次我将在自己的故事里回忆我和朱军，回忆我们是如何在爱情中互相取暖，在岁月里彼此成就。我们两个人的无间旋转，是一出情到深处的双人舞。或许便正如一句电影台词：“和他一起，不怕死，也不怕活到很久很久。”

辗转腾挪，共同进退，在生命与情爱的舞台，我们以灵魂的默契相依为命。

和我一起跳舞，永远的自己——

我是生长于和平年代的舞者，但我从未停止过征战与讲和。我的作战对象是我永恒的舞伴——自己。

我以舞蹈与身体交战。

自成为专业舞者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开始学习在饥饿里获得满足，就像在压腿时爱上疼痛一样爱上饥饿感。这种理念或许会激起营养学家一个神秘的微笑，但我心甘情愿。

舞蹈本就是一场疼痛的美，如果不痛，美从何处来？或许有些美的真